

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交往理论与网络传播

作者：赵志立

内容提要：马克思的精神交往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传播观的重要组成部份，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对他们所处时代的精神交往作出了睿智的洞察，而且对精神交往未来发展的趋势作出了科学的预见。在今天网络传播的条件下，他们关于大众传媒要成为“自由的人民精神的无处不在的喉舌”、人的精神交往应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等论述对网络传播的理论和实践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精神交往网络传播 自由精神 人的全面发展

100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首次提出了精神交往的理论，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观，100多年过去了，人类社会已从以纸质媒介传播为主要特征的工业社会进入到以电子媒介特别是网络传播为主要特征的信息社会，我们再来回顾和重温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媒介形态变化与人类精神交往的论述，不能不感叹他们在传播理论以及精神交往方面所作的许多科学的论断和天才的预见。

一、人类精神交往与网络传播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有一个引人注目的概念——“交往”（Verkehr），对这个词汇的德文含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作出一个明确的定义，但在他们的有关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他们所说的“交往”无外乎包括“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两个层面。“交往”（intercourse）在英文的含义与德文同义，它既指物质意义上的商业贸易、交通运输，也指精神上的思想、信息、观念等的传播。我国传播学者陈力丹在考察了大量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著后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述“精神交往”中已包含了许多现代传播学的概念，因此，他把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交往理论看作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传播观。[1]

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交往论首先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他们认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人们的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想、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生活的直接产物。”[2]强调了人们的精神交往是物质活动的直接产物。并指出说话、唱歌都是人们精神交往的通常形式，它们对交往双方来说，都无法摆脱人身机能（如语言器官、能听的耳朵）和交往手段（即传播媒介或工具）发展的限制，也无法摆脱周围环境的制约。人本身的机能，交往手段的发展和不同时期的社会环境等等“多种多样的某物”构成了精神交往的物质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并没有明确交往手段的发展与精神交往的关系，但已给我们指明了传播工具的发展在精神交往中的地位和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正是工业革命在欧洲突飞猛进的时代，也是人类传播技术飞速发展的时期。蒸汽机的发明解决了工业生产的动力，相继诞生了滚筒式印刷机和高速印刷机；火车、汽船、电报的问世，大大缩短了人们之间的距离和交往所需的时间，进而促进了报刊、通讯社、电报局等被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之为“交往产业”的发展。“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往（Kommunikation）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3]“顷刻之间就可以把自己的发明传遍全世界的报刊和电讯，在一天所制造的神话，比以前一个世纪内制造的还要多。”[4]

从社会的需要考察精神交往，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又一重要视角。19世纪，欧洲的资本主义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交往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5]资产阶级“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世界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6]马克思认为，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的需求是现代交往媒介即大众媒介发明、使用和推广的动力。普鲁士的专制制度产生了对报刊的社会需求，“既然对自由报刊的需要是实际的需要，因而在这里特别迫切，那就显而易见，即使对报刊没有任何特别限制，这种需要也一定会产生。”[7]在英国因为冬天的积雪使邮递受阻，而推动了电报在英国的普及。报刊、电报的使用，反过来又大大促进了精神交往的社会化。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精神交往决不局限于个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因为，一个人的“特性怎么发展为多方面的或是地方性的，它们超越地方的局限性还是仍然受地方局限性的拘束。”[8]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交往既是个人的交往，也是民族的交往、世界的交往。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是未来学家，他们并没有对身后的人类精神交往的方式和传播工具的发展作出预测，但是100多年来，人类精神交往和传播工具发展的历史无不证实了马克思主义传播观的科学性。20世纪，传播科技的飞速发展把人类带进了“电子传播”的时代，广播、电视、通讯卫星、互联网……一次又一次的传播方式的“突破境界”，使人类的视觉和听觉不断地得到延伸。特别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网络传播，它集中了人类传播史上所有传播媒介的优势，同时，在时空压缩性、内容海量性、双向互动性、开放性和多媒体性等方面又具有其它传播媒介不具备的特点，它就像一张看不见的大网把整个世界覆盖起来，使人类曾经梦想中的“千里眼”、“顺风耳”、“地球村”等神话成为了现实。正是这种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交往手段”的变革，直接促进了人们的物质交往，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正是这种“交往手段”的变革，构成了当今世界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精神交往的物质基础。不同的文明和文化通过网络传播不断的沟通、交流、对话、碰撞和整合，有力地促进了全人类文明的延续和文化的发展。可以说，网络传播既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精神交往的客观需要，同时它又在拓宽全人类和全社会精神交往的范围和深度，提高精神交往的水平和质量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二、网络传播应成为“人民思想和感情的表达者”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精神交往论中有很多关于传播媒介的性质和作用的论述，在论及报刊的作用时，他们说，“报纸是作为社会舆论的纸币流通的”。[9]“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眼睛，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无处不在的喉舌。”[10]“自由报刊是人民精神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体现，是把个人同国家和整个世界联系起来的言谈纽带，……自由报刊是人民用来观察自己的一面精神上的镜子”。[11]针对德国、法国、英国等地的报刊所受到的压制，马克思指出：“报刊只是而且应该是大声的、‘人民（确实按人民的方式思想的人民）日常思想和感情的表达者，诚然有时这种表达是热情的、夸大的和荒谬的’。如同生活本身一样，报刊始终是在形成的过程中，在报刊上永远也不可能有终结的东西。它生活在人民当中，它真诚地和人民共患难、同甘苦、齐爱憎。它把它在希望与忧患之中从生活那里倾听来的东西，公开地报道出来；它尖锐地、激情地、片面地（象当时激动的感情和思想所要求的那样）对这些东西作出自己的判决。”[12]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在阶级斗争十分激烈的时代，无论是在封建阶级统治的时期还是在资产阶级统治的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为捍卫和维护“自由的人民报刊”作出过坚持不懈的努力。

马克思、恩格斯身后的100多年，整个世界的社会形态、政治制度以及阶级关系早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简单地套用马克思的自由报刊思想来解释现实问题显然是错误的，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传播媒介的性质和作用许多论断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在今天，作为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大众传媒，从本质上讲是代表绝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它既是党和国家的喉舌，又是人民的喉舌；既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者、执行者，又是“自由的人民精神”的捍卫者、维护者，是联系党和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但我们也要看到，作为传统的大众传媒（包括报刊、广播、电视）是一种典型的单向的线性的传播方式，在传播过程中传播者始终是传播的主体，而受众只是被传播者控制的客体，传播者（这里不仅指记者、编辑，也指媒介组织以及操纵它们的阶级、政党和利益集团）在传播中（或者精神交往中）掌握着话语权，说什么、怎么说由他们说了算，受众只能在他们提供的信息范围内进行有限的选择。传播者与受传者地位的不对等造成了信息传播的不对称，给传播者赋予了过多的主导权和控制权，扼杀和窒息了信息传播和精神交往中的民主意识和自由平等精神。这种单向的线性的传播方式很难使大众传媒真正成为“人民（确实按人民的方式思想的人民）日常思想和感情的表达者”。

网络传播是人类传播史上一场真正意义的革命，它最大的特点是一改过去传统媒体的单向线性的传播方式为双向交互式的传播方式。网络传播从技术上讲，无非是将世界范围内属于不同群体和个人的计算机、计算机网络以及外设联结在一起，实现其相互间的通信。虽然网络可以被任何组织和个人所利用，但网络却不属于任何组织和个人，换句话说，网络属于整个的社会，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只能参与而不能控制。网络传播从根本上改变了受众在传播中的地位，实现了传播主体的位移。传播者和受众不仅完全处于平等的地位，而且在意义上可以互换：传播者可以变成接受者，接受者也可以成为传播者。建立在双向传播基础上网络传播打破了“舆论一律”的传播格局，促进了民间话语体系的崛起，真正体现了“自由的人民精神的无处不在的喉舌”和“人民用来观察自己的一面精神上的镜子”。特别是在今天我们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中，网络传播必将在上情下达下情上达，反映民情民心民声，充分调动发挥全体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等方面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三、网络传播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作用

无论在物质交往还是精神交往中，人始终是交往的主体，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精神交往论是建立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的。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有一句名言：“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3] 马克思和恩格斯矢志不渝追求的理想社会就是“个性得到自由发展”[14]的社会，即“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才能和力量，并且不会危及这个社会的基本条件。”[15]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的这种“人的全面发展”相当程度上是指精神的发展。马克思认为，人的精神交往实质上以一种全面方式占有自己和他人，“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16]同时，通过“视觉、听觉、嗅觉、触觉、思维、直观、感觉、愿望、活动、爱，——总之，他的个体的一切器官，……通过自己的对象性关系，即通过自己同对象的关系而占有对象。”[17]在这里特别强调了视觉和听觉在交往中的作用，马克思多次把报刊比作“随时睁开的眼睛”、“无处不在的眼睛”，把欣赏音乐看成是“能成为人的享受的感觉”。[18]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把人的精神交往的需要分为三个层次：较低层次的精神交往要求是一种自然心理表层的满足，这是一种“精神的食欲，就像肉体的饥饿那样自然”；[19]较高层次的精神交往要求是为了不断获得肯定自身的信息，以维持主体的心理平衡，并得到满足和愉悦，“构成生活享受的最内在的核心”；[20]更高层次的精神交往要求则是从对象世界的相反方面获取自我肯定的信息，即通过不断的学习与人的文明程度和知识水平同步发展，成为创造精神交往的新的参与者。所谓“人的全面发展”就是一个迫于生存需要和心理表层需要带来的不自觉的交往形式，让位于人的自我实现和精神享受等较高级的交往形式的过程。对未来社会精神交往的特征和人的全面发展应具备的素质，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作出这样的预见：“在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创造了这样的可能性：……使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交际方式等等——中间承受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并且不仅是承受，而且还要把这一切从统治阶级的独占品变成全社会的共同财富和促使它进一步发展。”[21]“自由时间——不论是闲暇时间还是从事较高级活动的时间——自然要把占有它的人变为另一主体”。[22]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预见，是以分析19世纪的大工业发展趋势和各种社会矛盾为基础的。他们无意构造未来社会形态的交往特征，但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以及人类精神交往方式的改变，已在不小的程度上证实了他们预见中的科学成份。当今世界，互联网成了人们越来越主要和普遍的交往方式，它不仅是一种新的传播媒介和工具，也是一种新的生活、工作和娱乐的方式；人们上网也不仅是为了获取信息，还可以学习、聊天、玩游戏、进行各种文化消费和从事各种形式的文学和艺术的创作。人们的不同层次的精神交往的要求都能够在网上得到很大程度的体现和满足。网络传播是一种极具个性化的交往方式，无论你是谁，只要有一台上了网的计算机和一个鼠标就能成为精神交往的主体。从技术层面讲，在网上每一个“博客”、“维客”和“播客”都是一个报社、一个出版社、一家广播电台或电视台。你既可以十分方便地从网上“拉”出你需要的信息和你欣赏的视频、音频等多媒体的节目，又可以没有障碍地在网上“推”出你对时事的感想、评说以及你亲手采制和编辑的新闻。网络传播的个性化特征，使它成为人们精神享受、心理补偿和情绪升华的最佳方式之一，在互联网这个“对象世界”里，每一个个体都能够实现对自己“本质的占有”。同时，网络传播还具有虚拟性的特征，为了满足社会交往的需要，人们把现实生活的真实图景“搬”到了互联网上，在网上创造了一个既虚拟又实在的“拟态环境”，使得人们的生活现实看起来像一个近似梦幻的场景，而这种虚拟环境恰恰又是人们真实生活中的一部份。网络传播的虚拟性具有物理时空不具备的许多优点，如它能大大节省人类社会实践和认识活动的成本，促进人们特别是青少年相关知识、技能和素质的提高；它能消除现实生活中的许多限制，激发人们学习、工作和生活的兴趣，使人们体验到许多现实世界中无法或无力体验到的感受；它还能使人的想象力、创造力得到自由的发展，使人的潜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总之，网络传播作为现代社会的精神交往方式，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平台。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述“人的全面发展”的时候，并没有忽视人的依赖关系和物的依赖关系对交往的限制，没有忽视生产力发展的水平、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以及社会制度对交往的影响和制约。我们既要看到网络传播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又要看到要真正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不仅需要精神交往方式的不断更新，而且需要社会制度的更新、物质财富的丰富、自由时间的运用和人的自身素质的提高；既要注意到新的技术革命给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带来的巨大的变化，又要防止对技术作用的片面夸大，而坠入“技术决定论”和“电子乌托邦”的陷阱。在今天的网络传播条件下，我们重温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精神交往的理论，不仅

能感受到他们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对精神交往睿智的洞察，而且也能感受到他们对交往未来发展趋势的科学的预见，他们的思想至今仍然散发出永不褪色、无法磨灭的光芒。

[1] 参见陈力丹：《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北京，开明出版社，1993年8月第1版，第2——4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39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470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285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254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252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53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97页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523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74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78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87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491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218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373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25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23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26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47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305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246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225页

作者简介：[list.asp?unid=342](#)

[回首页](#)

来源：传播学论坛发稿
阅读：1950 次
日期：2006-05-22

[【 双击滚屏 】](#) [【 评论 】](#) [【 收藏 】](#) [【 打印 】](#) [【 关闭 】](#) [【 字体：大 中 小 】](#)

[上一篇：QQ对生活的篡改](#)

[下一篇：媒体对“研究生扩招”的景像建构](#)

>> [相关文章](#)

- [2008年中国新闻学研究述要](#)
- [一本源自新闻实践的有用的书——读张征《新闻采访教程》有感](#)
- [解读手机传播](#)
- [学派、理论化与新闻理论研究的障碍](#)
- [负面报道的概念释疑](#)
- [新媒体生态特质与优势构建](#)
- [语言帝国主义的理论构建与现实影响](#)
- [国际媒体专家谈“媒体融合”——“2009媒体融合战略战术高级研讨班”观点概述](#)

[发表评论](#)



- 尊重网上道德，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项有关法律法规
- 承担一切因您的行为而直接或间接导致的民事或刑事责任

点 评:

用户名:

密码:

发 表



字数0

- 本站管理人员有权保留或删除其管辖留言中的任意内容
- 本站有权在网站内转载或引用您的评论
- 参与本评论即表明您已经阅读并接受上述条款

备案号/经营许可证号: 蜀ICP备05000867号

设计开发: 阮思聪 QQ: 54746245 Powered by: 打瞌睡

Copyright (c) 2003-2013 传播学论坛: 阮志孝、阮思聪. All Rights Reserved .